

44.628

SS



015724

人物风月

素素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C0368972

责任编辑 王鉴平
封面装帧 陈红萍

风月闲人物

素素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3 字数 107,000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,001-15,000

ISBN 7-208-02690-4/G·419

定价 10.00 元

今生偶然 [1]

最后的巴黎 [3]

东邪西毒 [6]

人远天涯近 [8]

流而行之 [12]

香溢四海 [16]

数风流人物 [19]

窈窕淑女 [25]

道行无闻 [29]

喜 [31]

怒 [33]

哀 [35]

惧 [37]

爱 [40]

恶 [42]

欲 [44]

都由自己 [47]

曲径 [49]

消磨	[50]
落位	[51]
无招	[52]
怨女	[53]
花心	[54]
哑谜	[55]
变式	[56]
市容	[57]
嬗变	[58]
低能	[59]
不智	[60]
笑话	[61]
两全	[62]
安内	[63]
恩爱	[64]
杨花	[66]
必然	[67]
倾诉	[68]

休怀故人 [69]

寻章摘句	[71]
心情编织	[75]
花又纷纷	[78]



细节最值人讲究	[82]
人鬼情未了	[87]
心间圣所	[91]
仿佛就在昨天	[95]
忘不了	[98]

风雨随时 [101]

缩影	[103]
忏悔	[104]
言倦	[105]
留白	[106]
内耗	[107]
信心	[108]
过时	[109]
结论	[110]
乐观	[111]
回报	[112]
交往	[113]
美好	[114]
重复	[115]
坚持	[116]
名堂	[117]
温暖	[119]



坦白	[120]
愚蠢	[121]
无欲	[122]
奇冤	[123]

行坐如斯 [125]

世事多变	[127]
呼唤与细语	[130]
久远	[133]
活在过去的日子	[135]
江湖老姓名	[138]
有限	[140]
此情无计可消除	[143]
难以为继	[146]
幻灭	[149]
爱恨一线间	[151]
唐朝绮丽	[154]
不应有恨	[156]

轻沙浅印 [159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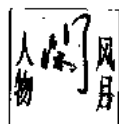
副牌	[161]
同类	[162]
遗世	[163]



残酷	[164]
视角	[165]
变质	[166]
危言	[167]
迷失	[168]
看赢	[169]
旺销	[170]
沧桑	[171]
庸医	[173]
沙画	[174]
学习	[175]
复制	[176]
新符	[178]
决心	[179]
矫情	[180]
战争	[181]
圆满	[182]

人物消磨 [183]

悠悠此情	[185]
遇见 100% 的女孩	[190]
还在路上	[194]
无蓝不青	[199]



窗外有蓝天	[202]
看她向你走来	[205]
寻情探变	[209]
开到茶蘼花不了	[212]
我歌我行	[216]
舞起《绿腰》	[221]

今生偶然

·最后的巴黎

多少人在急急地赶往那场舞会。一晃，二十多年了，《巴黎最后的探戈》总也跳不完深夜的那一曲，而新的客人又陆续地买票进场了。

只有马龙白兰度一个人，急急地走在冷风肆虐的街头，黑衣黑脸黑沉沉的天。一切都是茫无头绪，荒谬的人生里，绝望，才是唯一明确的情感。

或者，能够感知的，还有被背叛被侵犯的愤怒。曾经相爱曾经以为相知的人，竟以如此残酷的手段自杀，而你却永远也不能知道自杀的原因和真相。死去的不会再对你透露片言只字，活着的，说给你听的，也不过是电视剧里的台词，就像马龙白兰度在电影里遭遇的那个神秘女郎和她的恋人。

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如此之深，倒不如萍水相逢。

我是那场舞会的迟到者，因为命定的岁月和人为的距离，来迟了二十年。错过了摇滚乐披头士，错过了青春，错过了能够激烈的态度，错过了



自怜的心情和机会，错过了对于人类应该有的好奇和不切实际的要求。

当喇叭裤再度扫上街头，当死去的列侬同幸存的披头士共同推出了全新大碟，当维维安威斯特伍德在时装界卷土重来，萍水相逢，其实未必是一件荒谬的事情，更不是一件值得痛苦的事情。

同样在最后的巴黎，我宁愿搭乘 80 年代开出的平静从容的“最后一班地铁”，而不喜欢参与 70 年代举办的这场大起大落的“最后的探戈”。“最后的探戈”太貌似清醒，太正义，太不屑醉生梦死的人生，有一种大愚若智的幼稚和滑稽。所谓“人类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。”上帝常常嘲笑的，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疯狂状态。

而最后的巴黎，应该如“最后一班地铁”那样，香气馥郁，歌舞升平，清清楚楚有滋有味地醉生梦死，活是活在醉生梦死的细节里，死也要死在醉生梦死的那一刻。

其实，在战争逼近、纳粹压境的时候，在世事动荡、朝不保夕的时候，还坚持每天每晚欣赏德诺美和德帕迪厄同台演一出精彩的话剧，并非醉生梦死能够包含。台上台下，于醉生梦死里共同织成的，已是一份坚强的守卫之心，守卫自己的生活，守卫自己的尊严。

大难之下，情绪的慌乱不是没有，物质的困顿



不可避免,但终于可以在话剧的时空里得到每天一次的缓解,每天一次的希望。即使到了最后,最后一班地铁马上就要出发,生死一线,仍要做足功课,好好地如常地谢幕闭幕,观众的掌声也如常的持久和热烈。

死,是好归宿,生却也那般令人沉醉。要说疯狂,德诺夫和德帕迪厄的巴黎,比三四十年后马龙白兰度的巴黎疯狂得多。然而,却是底蕴十足的疯狂。知道自己为什么疯狂,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疯狂,如同演一台戏看一台戏,所以圆满。



·东邪西毒

全都是为了一个叫桃花的女人。东邪、西毒，还有慕容燕，以及那两个因为住的地方恰好也叫桃花而被无辜缠上的一男一女。

透过竹簾射出来的光影，斑驳又迷离，一如爱情给予我们的千疮百孔。

好多年了，东邪每年一次必定受人之托，带一坛酒，从湿润的东边，到干燥的西域，送给在那里的西毒。他们本来已经是对手，并且，以后更加是不愿相见的劲敌。然而，只为了桃花，命里的桃花。

一年，一次，一坛酒，一世人。长长的等待，寂寂的旅程，桃花是为了以此试探西毒的真心，东邪是为了借此一睹桃花的芳容，西毒是为了从此得到桃花的消息。东邪和西毒，天南和地北，而桃花只开一季。

他们说，这是一坛带来遗忘的酒。一年一次，坛底见空，不能忘的，还是忘不了。

其实不是阴错阳差。在所爱的人面前，我们



总是无比软弱又无比强悍。在爱情面前，我们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输是输，赢也是输。不服输，又怎样？

一生最美好灿烂的年华，不在最爱的人身边，还有什么意义——当手擎妖艳桃花的张曼玉，倚在斜辉脉脉水悠悠的小轩窗前，肠断白萍洲，生命已到尽头，结局终于明了。

洛阳才子他乡老。那一株故乡的桃花，梦里梦外，都在枯萎。

年少的时候相信，无论如何，这世界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，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。然而，百转千回，何处是乡关？一路走来，也许已经错过。多少努力都付诸东流，人人看好，自己也相信，终究还是一场误会。你误了人，人欠了你，彼此在怀疑中遭受伤害。

抽刀断水，如何理得清这纷乱？即使王家卫。

弥漫《东邪西毒》全片的斑驳光影，一直在制造人生如梦、大彻大悟的气氛，然而，到得最后，焦点人物桃花出场了，竟也是一样地迷惘和委屈：“现在才知道，我输了。”

东边日出西边雨。我们输了。



·人远天涯近

1

美丽的萨尔斯堡，风景如画，湿润多雨。

远行前，已做好充分准备，从上海带了伞去。
宋春舫每天夹着它，穿街走巷，赏心悦目。

是1921年的春天。宋春舫的萨尔斯堡，怪事不断。

先是有几个女孩子，朝着他莫名其妙地大笑。接着，一群幼童亦步亦趋地跟着他。随后，来了一个古董商人。最终，连当地著名的戏剧表演家，也冒昧闯进旅店，要求同这个中国人结为朋友。

种种，种种，都是为了，手中的一把买自南京路先施公司、在上海再普通不过的国产纸雨伞。

幼童们只会指指点点，女孩子结伴开口向宋春舫借用半小时。古董商人不敢提出收购的要求，但望眼见为实长长见识。而艺术名家，在做了宋春舫的朋友之后，终于言归正传：借伞。

